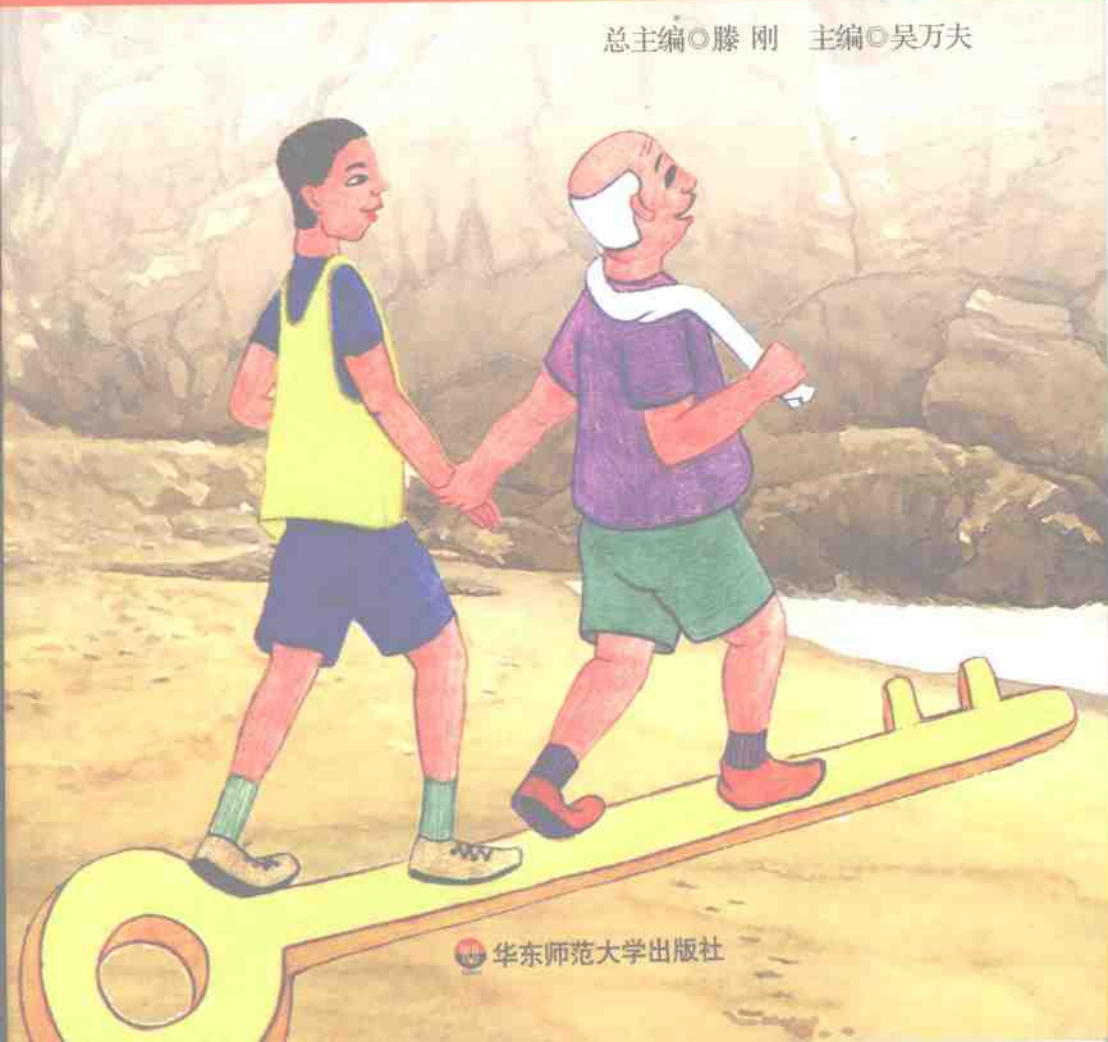


· 感动农民书系 ·

感动农民的 68个父亲

总主编◎滕刚 主编◎吴万夫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感动农民书系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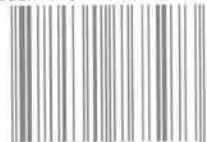
- ◆ 感动农民的68个人物
- ◆ 感动农民的68个父亲
- ◆ 感动农民的68个母亲
- ◆ 感动农民的68个财富故事
- ◆ 感动农民的68个悬念故事
- ◆ 感动农民的68个法制故事
- ◆ 感动农民的68个打工故事
- ◆ 感动农民的68个明星故事
- ◆ 感动农民的68个创业故事
- ◆ 感动农民的68个爱情故事



走在街上，父亲却抽出了自己的胳膊，说：“你前面走，我在后面跟着。”她笑问：“怎么，不好意思了？”父亲说：“你走前面，万一有什么意外，我好提醒你躲一下。”她站住，阳光从身后照过来，她忽然发现，什么时候，父亲的腰已经佝偻了起来？她记得以前，父亲是那样高大强壮的一个人啊。可是，这样一个老人，还要走在她后面，为她提醒可能遇到的危险。

她在前面走着，想：这一生，还有谁会像父亲一样，守候着她的一生？这样想着，泪便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也不敢去擦，怕被身后的父亲看到，只是挺直了腰，一直往前走。

ISBN 978-7-5617-6827-3



9 787561 768273 >

定价：14.80元

www.ecnupress.com.cn

丛书总策划：尹全生 黄 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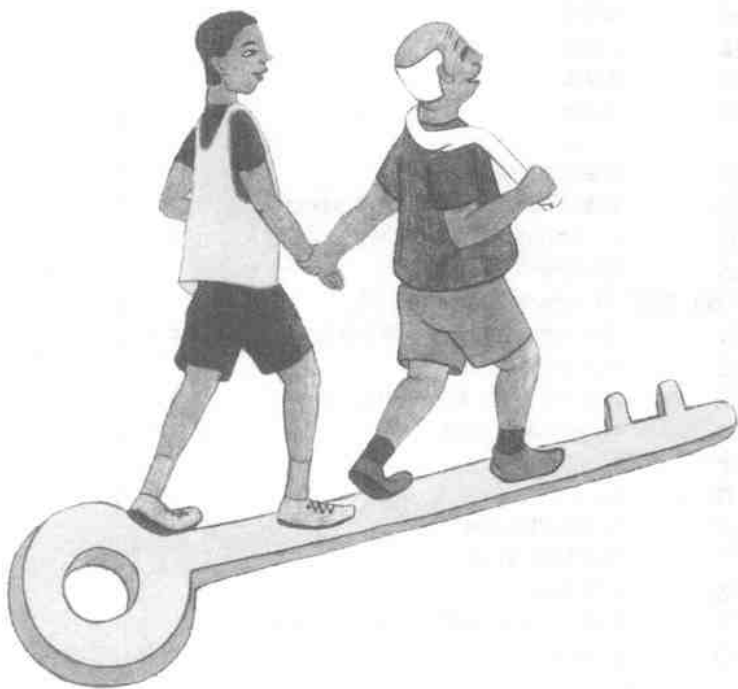
策划制作：  中大文景


封面设计：  华夏书苑·李敏生
MADE IN CHINA 13811887305

· 感动农民书系 ·

感动农民的 68个父亲

总主编◎滕刚 主编◎吴万夫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感动农民的68个父亲/滕刚总主编.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感动农民书系)

ISBN 978-7-5617-6827-3

I. 感… II. 滕… III. 故事—作品集—世界 IV. I1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68933号

感动农民的68个父亲

总 主 编 滕 刚
主 编 吴万夫

总 策 划 尹全生 黄 棋
统 筹 海 逸
策划编辑 王 海
文字编辑 汪祚伟
执行编辑 宗凌娅
封面设计 李彦生
版式设计 高燕芳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200062
电话总机 021-62450163转各部门 行政传真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兼传真)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门市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印 刷 江苏省通州市印刷总厂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mm 32开
印 张 8
字 数 178千字
版 次 2009年5月第一版
印 次 2009年5月第一次
印 数 1-8000册
书 号 ISBN 978-7-5617-6827-3 / I · 563
定 价 14.80元

出 版 人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问题, 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

目 录

第一辑 那个傻傻的汉子

- 2 父亲送来苦菜干/胡秀欣
6 笠帽/姚 剑
9 猜不出来的密码/楚横声
13 一担木炭/彭福帮
16 挑水/厉剑童
18 父亲，从乡下来/符浩勇
21 谁能守候你一生/卫宜利
26 那个傻傻的汉子/荆韵香
30 父亲借手表/陈伟民
34 继父/刘靖安
38 藏在背后的眼睛/王小艾

第二辑 鲜花盛开的菜园

- 42 父亲头上的草沫/赵守玉
45 “五一”是几号/安 勇
48 感谢父亲/吴富明
51 去城里住几天/彭福帮
54 丑丑的继父亲亲的爹/雪小禅
58 有没有一张床，给我们的爹娘/安 宁
60 换锁/黄 胜
64 鲜花盛开的菜园/周海亮
69 父亲的收音机/薛 峰
71 父爱如杉/胡双庆
74 山村交通岗/周海亮

第三辑 在风中逝去的村庄

- 78 我是你的拐杖，你是我的眼睛/孙道荣
80 一所房子加上爱/包利民
82 一巴掌的爱/赵守玉
86 父爱的深度/风为裳
92 父亲的怀抱/巩高峰
95 让我用一生来疼你/王者归来
100 爱处无声/安 宁
103 父亲，小路，我/张德富
107 陪读父亲/钱 岩
112 在风中逝去的村庄/马 德

第四辑 父亲的铁袖神功

- 120 真正的父亲/赵 程
125 父亲的铁袖神功/葡韵香
129 继父的拳头/王者归来
135 寒冬/陈永林
138 后爹/徐志义
144 寻找好心人/葛会渠
147 爱你，是我的责任/王世虎
150 不要把骨气看轻/澜 涛
153 父亲的本能/周海亮
156 “超人”父亲/感 动
159 粗鲁的父亲/刘祖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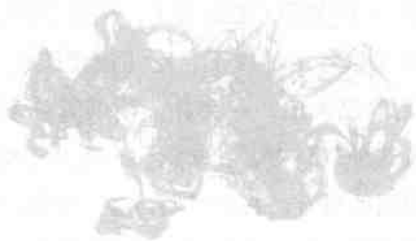
第五辑 我替老爸上大学

- 164 水煮鱼/邵昌玺
166 来生还做你的儿子/张明重
170 相隔四十二年的爱/姜钦峰
173 紫砂茶具/周海亮
177 有多痛就有多快乐/周海亮
181 父爱无言/李冬梅
183 我替老爸上大学/海棠依旧
186 棉花糖/周 波
189 1960年的两块芋头/石庆滨
191 谁是谁的痛/杜启龙
193 乡村老爹/孙邦建
197 男人的命根/杨 力

第六辑 痛了三十年的耳光

- 202 痛了三十年的耳光/姜泽华
206 父亲，我是你心中永远的痛/王国军
210 卖姜/冷 鬼
213 生死之间/陈力娇
216 手心里的温暖/丁立梅
219 老王的眼泪/黄 胜
224 父亲为我来打工/李 全
227 过年/张格娟
230 一个苹果/于中飞
232 黑眼睛/厉周吉
235 美丽的谎言/清 山
239 父亲的账本/林 夕
242 爸爸的破汗衫/孙盛起

那个傻傻的汉子



父亲送来苦菜干

◎ 胡秀欣

十八岁那年，母亲因病去世了。留给我和父亲的是为她治病时欠下的一大堆外债。父亲身材矮小，腿有残疾，是个跛脚，重活干不了，只能侍弄几亩口粮田勉强糊口。为了还债，我不得不流着泪离开了学校，和村里的几个壮年一起，进城打工了。

临走的那天晚上，父亲唉声叹气地为我打点着行囊。收拾好后，他就一口接一口地抽起了他的旱烟袋。看着他喷出的烟雾，闻着那刺鼻的烟袋油味儿，我心里不由地涌上一种怨恨，怨老天不公，让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怨父亲无能，供不起我念学，使我前程无望。无处发泄，更想麻痹自己，于是我把手伸向父亲说：“给我带上一些烟叶，我也想抽。”父亲没有吱声，鼻子一紧，猛吸了几口，缓缓起身，从柜子里拽出他那个装着烟叶的袋子，用报纸给我包了一包，递给我的时候说：“闷的时候抽口，别上瘾，抽多对身子不好。”

进城后，我在一个建筑工地做力工。活儿很累，更是乏味。每天晚上收工后，这些来自各地的民工，吃完饭便聚在工棚里，抽着廉价的香烟，天南海北地侃大山。一会儿，便烟雾弥漫，话也越说越黄。我实在是难以融入这种气氛中，便常常一个人找个角落，呆呆地坐着，卷上一支旱烟，闷闷地吸着，看着月圆月缺，总是一脸的茫然。

这晚，天异常的闷热。饭后，民工们便坐在门口的石堆上纳凉。他们个个吞云吐雾。我一个人坐在不远处的一块石头上，背对着他们，默默地卷了支纸烟。刚点上，就觉得有人从背后拍了我肩头一下，说：“呵，你小子不声不响的，在这抽老旱呀！来，给哥卷支。”说着，一

只大手伸过来，抓起了我装烟叶的纸盒。我扭头一看，是工地的瓦工二虎。他长得五大三粗的，是个直性子。我没有言语，任凭他拿烟扯纸，卷了一支又粗又长的烟。点燃，深吸一口，咂咂嘴，竖起大拇指说：“好烟，好抽，比我那一块钱一包的强多了。”说着，又连吸两口。然后头一扭，对着大伙招呼道：“嗨，这小子有好烟哩，抽着真过瘾！”大伙一听说有好烟，都起身围了过来，你一捏我一把，很快我那一盒烟叶就分光了。他们一个个贪婪地吸着，大叫过瘾。这一点儿都不夸张，父亲种的烟，在村里是一绝。谁抽着都说好，这也是我父亲唯一一点比别人强的地方吧。

大伙知道了我手里有好抽的烟叶后，对我都刮目相看了。活儿也尽量让我干轻一点的，目的就是偶尔从我这讨点烟叶儿。特别是二虎，为了能多抽几支烟，让我跟他学瓦匠，对我的态度也亲近了不少。烟叶改变了我在民工中的地位，为了保持这种优越，我时不时地给父亲打电话，让他给我寄烟叶来，并告诉他，要多种烟，种好烟。一晃，我离家快两年了。除了打电话问父亲要烟外，我很少和他说别的。我每次要烟叶，父亲总是说上一句：“这东西抽多了伤身子，少抽呀！”每每听到这，我就不耐烦地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至于窝囊到连旱烟也供不起我抽的地步吧？”然后，不等他再说什么，我电话早挂了。

工程赶进度，活儿累烟抽的也就多。我一连往家打了几遍电话，却迟迟不见父亲的烟叶到来，我心里不由生起父亲的气来。这天，我正在楼上干活，突然听见下面有人喊我的名字，说有人找我。急忙下楼，见父亲站在工地大门口。两年未见了，父亲的身子看上去比两年前前还要瘦小，脸黑黑的，布满了皱纹，显得更加苍老。他肩头斜挎了一个破旧的背兜，身后背着一个大大的编织袋子，手里还拎了一个袋子，不用问，准是烟叶。我心里不由地一酸，伸手接过他身上的袋子，说：“爸，你带这么多烟叶来，累着了吧。”父亲打看见我的那一刻起，就左一眼

右一眼地盯着我看个不停，听到我说话，他连连摆手，说：“不累不累，就是想你！”

我把父亲带进了工棚，民工们一听我父亲带了烟叶来，有的比我还高兴，趁休息的时候，围了过来。为了在他们面前炫耀，我当即打开了那个系得很紧的大袋子。一瞅，顿时愣住了，周围的人也都不约而同地发出“啊”的惊讶声。袋子里哪里是什么烟叶，是满满一袋子晒干的苦菜。我满脸疑惑地扭头问道：“爸，你带苦菜干什么？这个也能抽？”见众人的目光都瞅向了自己，爸爸显得有点慌乱。他忙拽过另一个袋子，说：“这里是烟叶，抽这个。”我站着没动，仍旧指着那一袋子苦菜干说：“那你背来这么多苦菜干什么？”父亲张了张嘴，欲言又止。他转身从身上背的兜子里拿出一个用铁丝编制的小小的笼子和一把新鲜的苦菜。我定睛一看，呵！笼子里是一只活蹦乱跳的小蜥蜴。我“扑哧”乐了，笑着说：“爸，这不会是你带给我的宠物吧？你别告诉我说这一大袋子苦菜干是喂蜥蜴的！”我的话，一下子把大伙逗乐了。面对众人的目光，父亲的表情有些尴尬。他忙摇头说：“这小东西不是让你养着玩的，是我用来做试验的。”一听说做试验，大伙顿时都来了兴趣，我也好奇起来，忙问父亲试验什么？父亲把笼子放到我眼前的桌子上，然后从怀里掏出他那杆用了多年的旱烟袋。拿出一根细铁丝，从烟袋杆里插进去，来回抽动了几下，然后拔出来，铁丝的一端，沾满了黑糊糊的烟袋油子。我和在场的人都不知父亲要干什么，一个个大瞪着眼睛瞅着他的一举一动。父亲把另一只手从小铁丝笼的顶端伸进去，抓出那只蜥蜴来。随即把铁丝上的烟袋油子抹在了蜥蜴的嘴上。片刻，松开了手。只见那只蜥蜴翻滚挣扎了一会儿，便不动了。父亲冲我一招手，说：“你过来看看这蜥蜴咋的了？”我近前两步，伸手把蜥蜴翻了个儿，说道：“它好像死了。”父亲微微一笑，抓起身旁边的一棵苦菜，从茎部掐断，断茬处立刻冒出乳白色的浆水。父亲把白色

的浆水挤了挤，又抹在了蜥蜴的嘴上。然后把它放进笼子里。不大一会，蜥蜴开始了蠕动，渐渐地，它又活了过来。太神奇了，不少人发出惊叹声。父亲的脸上流露出自豪的神情。我仍一脸疑惑地问：“爸爸，你做这个试验就是想告诉我苦菜能解烟毒？”父亲点点头，指着那一大袋子苦菜干说：“这两年，你抽了那么多的旱烟，我怕你抽出毛病，才晒了苦菜给你带来。每天你用水泡开多吃点，解解身上的烟毒。”

我顿时明白了父亲的一片苦心，心里多少有些感动。有几个哥们伸出了大拇指，赞许地说：“小子，你真有福，有个好父亲！”我只是一脸的苦笑。看着父亲满是灰尘的脸和干裂的嘴唇，我又问：“爸，你还没吃午饭吧？”父亲下意识地点点头随即又摇摇头，说自己不饿。我心里一阵酸楚，脱口说道：“爸，你难得进趟城，我去和队长请会儿假，带你去吃饭。”说着，我快步跑了出去。

不大一会儿，我请好假回到工棚，见民工们早已干活去了。工棚里只有父亲一人，低着头在啃一个硬馒头。“爸！你……”听到我的喊声，父亲使劲吞咽下口中的馒头，朝我咧了咧，显出一副很满足的样子说：“看到你身子棒棒的，我就放心了，我得赶紧回去，地里还有活儿。记住，要多吃苦菜。”父亲说着，背起他那个破兜子就往外走。我知道父亲的脾气，他认准的理谁也改变不了。送父亲出门时，我突然发现跛脚多年的父亲走路的样子变了，不是往一边歪，而是两边晃了。“爸，你的腿怎么了？”

“没，没事，可能是有点累。”爸爸说着，下意识地伸手摸了一把原来的那条好腿。我趁他不注意，猛地弯下腰，撸起他的裤腿，顿时惊呆了。父亲的小腿上，有一块碗口大的疤痕，呈青黑色。疤痕的中间，还有个没长好的小洞，往外冒着脓水。我心里一揪，“爸，你的腿咋弄的？伤成这样子？”

父亲先是不说，最后被我追问得实在没办法，才告诉我，他腿上

的伤是让蛇咬的。父亲说，他见我两年里抽了那么多烟，劝我又不听，心里一直害怕我抽坏身子，就琢磨着能不能找到一种能解烟毒的东西。父亲以前曾读过祖上留下来的医书，懂得万物必有相克之理。所以他一有空就上山，试着寻找能解烟毒的植物。他知道，蛇是最怕烟袋油的，于是，他就用蛇来做试验。可没想到，在试验到苦菜时，死去的蛇突然活了，趁其不备地咬了他一口。多亏家里备有蛇药，才没有丧命，但一直也没有好利索。虽然被蛇咬，可他心里很高兴，终于找到解烟毒的东西了。此后，他又用蜥蜴等动物做了多次验证，特别好使。于是，就拖着一条伤腿，天天上山采苦菜，晒干了给我送来……

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父亲长得虽然矮小，没能给我舒适的生活环境，却给了我像山一样的爱，我该知足了。望着父亲渐渐远去的背影，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爸爸，我的好爸爸！”

笠帽

◎ 姚 剑

小时候，我们那儿的乡下人把斗笠叫笠帽。乡下的人是没有雨伞撑的，又因为要到田地里劳动，拿着雨伞反而不方便。所以下雨的时候，都是手拿工具，头带竹编的笠帽，身披简单的白色塑料雨衣出门。

那时我们还小，小脑瓜上戴着为大人定做的笠帽，当然是戴不太稳的，我们也觉得戴着极不舒服。幸亏帽檐下有一条带子，我们可以

把它系紧，也可以对付那疾雨中的狂风了。

在外打工久了，终于找机会向老板请假回家。坐了两天两夜的火车，在路上顺便买了一些滋补礼品给爹妈。爹妈年纪已经很大了，但仍要到田地里干庄稼活，风吹日晒的，头发已经花白，布满皱纹的脸却越发的黝黑。母亲见我回来，高兴得不得了，拉着我问长问短，又叫父亲把家里的母鸡杀了，张罗着为我做吃的，屋里屋外地忙个不停。我站在一旁想帮忙，母亲却连连摆着手说：“去，去！去床上躺着，等一下弄完了我再叫你吃饭。”

满满地弄了一桌的菜，拿起筷子吃饭的时候，母亲才发觉没有酒了。爹妈都是不喝酒的，但我却是个瘾君子，每餐都必须喝上三四两。母亲就打发父亲去村头的小卖部买酒。我说：“不必了，不必了。”年迈的父亲却像个青年人般敏捷地拿着酒瓶就往外冲，任我在后面喊破嗓子也不肯停步。

我埋怨起母亲，“就算去打酒，也应该我去嘛，你干吗叫爹去呢！”

母亲笑了，“你一年到头难得回来一次，你就坐着吧。再说了，平时就是想帮你打酒，也没有机会呢！”

我默不作声，望着母亲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突然间觉得很内疚。是啊，已经过去大半年了，可我今年还是第一次回家呢！正想着，屋外的天空骤然阴暗了许多，一阵惊雷响过，“啪啪啦啦”地就下起了雨。

“糟啦，下大雨啦，老头子没戴笠帽！”母亲很着急。

我急忙说：“我送去。”找遍全屋，哪里有雨伞的影子？我问母亲，“伞呢，伞在哪里？”

母亲说：“什么伞？没有，我们一直戴笠帽。”

幸好我带了一把伞回来，没办法，只好撑开我带回来的伞，拿起一顶笠帽就往外冲。

半路，远远地看见父亲抱着酒瓶子在雨中趑趄趑趄地半跑着，佝

偻的身子向前微微地倾斜。我一边戴好笠帽，一边赶快跑了起来，我看见父亲的衣服已经被雨打湿了。我把伞递给父亲，说：“爹，你拿着！”父亲接过了伞，用手抹着额头上不停往下滴的雨水，稍微喘了口气。我说：“走吧，娘在等着我们呢！”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父亲撑着伞，在前面走得挺欢。我戴着小小的笠帽走在后面，因为刚才急着赶出来，我没来得及拿塑料雨衣，雨下得挺厉害，所以不久我的身上就湿透了。走在前头的父亲这时候像醒悟了什么似的，他猛然停下脚步，回头看着湿淋淋的我，说：“你的雨衣呢？”

我笑笑，“忘记拿了。”

“那你就撑着它吧！”父亲不由分说地把伞塞给我，雨仍然下得很大。

我当然不肯，“爹，你撑！”

“你撑！”

“你撑！”

……

父亲突然就把伞扔在地上，转身在雨中疾跑起来。我赶快拿起伞，在后面一边喊一边追：“爹，伞！爹，伞！爹……”

我终究没能追上父亲。餐桌上，父亲把湿淋淋的酒瓶递给我时，我的眼睛不禁湿润了，我倒了一碗酒，“咕咕”地往嘴里灌，一种辛辣的液体在我的眼眶里打转。

母亲问我：“你怎么啦？”

我红着眼睛说：“这酒很辣……”

父亲终于病倒了，被雨淋病的，是风寒。我跪在父亲的病床上，泪水终于不可抑制地往下流……

临走时，我从家里拿了一顶笠帽，是竹篾编的，就是家乡人戴的

那一种。我把它放在自己异乡租屋的西墙上，正对着我的床。每晚入睡，我都要望着它，喝上几口酒，有时会慢慢地想起远方的父亲、母亲……

猜不出来的密码

◎ 楚横声

在这间小旅店里，老鬼已经住了七天。

老鬼不老，今年不过二十六岁，老鬼是他的外号，但他的外号实在是太响亮了，甚至都没有人记得他的真名。他的口袋里只剩下一千三百块钱，一年前，这点钱连一天的花销都不够。可是该死的赌博让他失去了一切，家庭、尊严、希望……现在，他只想在这一千三百块花光之前，尽快弄到一大笔钱，然后远走高飞，金盆洗手。

老鬼正躺在床上发呆，他的手机响了，接起来听了一会儿，他穿上衣服，戴上一副大口罩，然后走出小旅店。东北的三月，冰天雪地，风寒刺骨，戴上口罩不会有任何人怀疑。他来到不远处的一间小酒吧，有一个小伙子已经等在那儿。见到他，小伙子笑嘻嘻地说：“幸不辱命，那家伙电脑上所有的密码我都搞到了，你答应给我的钱呢？”

老鬼默默地掏出钱夹，从里面数出五张百元钞票放在桌上。小伙子一把将钱拿去，扔下一张纸，转身走了。

老鬼拿起纸，见上面写了六组数字、字母，这些都是目标电脑上

的密码。那个小伙子是个黑客，这些密码是他花了几天的时间才搞到的。老鬼茫然地抬起头，叹了口气，将纸揣进口袋。准备工作都已经就绪，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他的计划已经成功了一大半。

他步行了二十五分钟，顶着风雪来到市中心的某一小区，找了间正对着小区门口的小吃店坐下来，要了两个菜，一瓶啤酒，一边慢慢吃着，一边盯着小区出口。半个小时之后，一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走了出来，虽然他没露出头脸，但老鬼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就是韩德成，现在他正准备去小区里的娱乐室打乒乓球，这是他每天的例行锻炼。

老鬼结了账，重新戴上大口罩，走进小区。他径直来到四单元，从口袋里拿出一串钥匙，挑了一把插进防盗门锁，“咔嚓”一声打开了门。楼道里很安静，上到三楼，他再拿出一把钥匙打开左边的门，然后一闪身进去，回手轻轻地锁上了门。

书房里电脑没关，老鬼只扫了一眼，便直奔卧室，他轻轻取下墙上的一大幅照片，露出照片后面的一扇小门，再打开门，赫然是一具镶嵌在里面的保险箱。

老鬼的希望就在里面。他要黑客帮他偷韩德成电脑上的密码，为的就是保险箱，如果他估计不错的话，保险箱上的密码应该是电脑上的密码中的一个。可是，他将那六个密码轮番输入，保险箱竟打不开。

老鬼的冷汗涔涔而下，想了想，他来到书房，进入文档，他希望韩德成能把密码放进某个文件夹里，可是他忙了半天也没找到，正在这时，他听到外面有开锁的声音。

糟了，这家伙怎么提前回来了？老鬼心里一惊，他是穿着鞋进屋的，鞋上的雪渍弄脏了地板，韩德成一眼就能看出屋里有人。想到这里，他迅速将口罩拉上去，一个箭步蹿到门前，恰好韩德成开门进来。没等韩德成反应过来，老鬼已经闪到他身后，一把捂住他的嘴，同时